

【散文】

## 萧瑟秋风今又是

◆李观飞

早起，一丝凉意来袭。站到窗前，看到树枝摇曳，一片泛黄的树叶随风落下，在地上翻滚跳跃。我突然意识到，秋风今又起，萧瑟秋风今又是！

萧瑟秋风今又是！天上不见了让人毛骨悚然的红彤彤的火球。秋风乍起，太阳便识趣地收敛了目空一切的张狂，不再肆无忌惮地凌驾于山川河流万千子民之颠，而是异常谦逊地隐匿于云朵之间，羞答答，怯生生地偶尔露峥嵘。犹抱琵琶半遮面，光芒不再是咄咄逼人如针如刺，而是轻柔地宣泄而下，为万物众生覆盖上一幅宽大无边的鹅黄色织锦，抚慰着因秋风的寒意而惊恐的人们。饱受炎热之苦的众人，欣然接受着它的爱抚，心安理得地徜徉其间，宽容了它前几个月的嚣张与暴戾。秋风与秋阳相得益彰，融汇成了一幅清凉又和煦的画卷，一首动听的歌谣，一曲轻快的乐章！

萧瑟秋风今又是！一袭艳丽的长裙被收进了箱底，秀美的藕腿玉臂被裹进了秋衣。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她们被酷暑折磨得气喘吁吁香汗淋漓，凉帽，遮阳伞，太阳镜，成为她们与骄阳酷热斗智斗勇的武器，烦躁至极时有怨言微词。突然遭遇秋风，她们又怅然若失。似乎只有那酷热，才能点燃她们的生活激情，唯有骄阳，才能激发她们的活力。然而，接连的秋风轻拂，瑟瑟寒意让她们变得沉着冷静理性。虽不见了夏日的荷叶连连，却见到了硕果累累；虽不见桃红柳绿，却见了蟹黄鱼肥……她们愈发成熟的目光不断发现秋风吹拂下的美，寻找着属于秋天的风光美丽：桂花香，菊花黄……

萧瑟秋风今又是！经过骄阳熏陶的庄稼和果子成熟了。秋风教导它们卑微地低头弯腰，感恩着耕耘者的汗水和辛劳。果实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呈现给土地的主人，它们也欣慰地接受了主人的微笑。广袤而肥沃的田园上，炎炎烈日见证了耕耘者的辛劳，萧瑟秋风见证了播种者的收获！

萧瑟秋风今又是！秋风起，树木花草都

从炙热的煎熬中解脱了出来。虽然季节轮回的宿命让它们无奈而惶恐，但沐浴秋风的清凉又让它们如涅槃新生。它们仿佛回到了记忆中的春天，枝茂叶繁，蝶舞蜂飞，百花争妍……于是它们迎着朝露欢快地翩翩起舞，尽情地舒展着桠枝，抒发着对秋天的敬意。它们多么地希望秋风吹拂下，绿色能这么轻盈地永远装扮着世界，给人们以祥和与安逸！可是，不断落下的黄叶让它们心生惆怅和悲凉。秋风啊，你可否温柔些？请不要粗暴地憔悴我们的容颜。秋天的脚步呀，你可否放慢些？请不要匆匆地离去，接下来的时光不是春天！它们不敢想象即将到来的日子，那会是怎样的寒冷，那会是怎样的萧条和凄凉。它们不寒而栗，错了步履，乱了舞姿……

萧瑟秋风今又是！饱受了炎夏之苦，便道天凉好个秋！秋风携着秋雨而至，它用细细的雨丝滋润着因暴晒而干涸的原野，让秋种的作物秧苗能生根落地；它给荷塘补充水源注入生机，濒临绝境的鱼虾得以继续快乐

游弋；它给花草树木淋浴，剔除枯叶黄花，赋予她们青春的色彩，灵动着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诗意；它冲洗着城市，让街道清洁，清新空气，市民们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师生们漫步校园，书声琅琅，蓬勃朝气；它涤荡着道路桥梁，把希冀与向往献给远方……多情的秋雨，感恩着秋风的携手同行，听，那连绵的达达滴滴，是它为秋风唱着赞歌；看，雨后的彩虹，是它抒发着对秋风的崇敬！

萧瑟秋风今又是！它从温暖走来，向着寒冷而去。它没有因为人们的诋毁而退却和散漫，没有因为一些人的微词和抱怨而停下脚步。它辛勤地抚慰着遭受炎热肆虐的万物，挥舞着巨大的扫帚洁净着世界；它用巨手无数次掀开灰黑的巨幔，让太阳的光辉照耀人间；它让千湖万河波光粼粼，浪涛阵阵荡漾涟漪；它以不断加大的力度，引领着季节走向深处；她在天地间庄重地布置着圣洁的婚堂，将为大地之子迎娶披着洁白婚纱的冬天新娘！

【诗歌】

## 老家宿松(三首)

◆黄海

## 返乡路途

路途，已经向老家启程  
一路上的风景，从天上到地下  
拥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与飞机动车吻别  
我在车里，与玻璃分享扑面的景物  
路途之上，惊喜总是峰回路转  
路程在切换影片，我暗中观察  
应接不暇，玻璃窗更加透明  
召唤更加明亮的路  
在夜晚时向着家乡出发  
路上似乎弥漫着我家老家的枣香

白日的火焰化作金阳高挂  
凛冽的寒风，如今已经出现  
月夜正在僵持着  
一轮又一轮接近春节的故乡  
我的思绪，早就像鱼鳞闪着光芒  
围绕着王岭老家后院的鱼池在游动  
路在快速后退，我在一心前进  
一片片农作物的香气  
真的快要接近我的故乡

## 王岭的早餐

清晨的鸣叫声  
黎明将早餐送出  
王岭小镇，带着家乡的温热  
餐饮的气味透彻楼下楼上  
早餐店里的的气味  
太阳将温热的气焰烹饪  
城市的热狗豆浆都打着芝士  
纷纷来到了镇上的闹市

一望无际的光芒  
让早餐的热量变化  
在家乡，早起的晨光  
把乡镇的每一扇大门打得很开

掉光了牙的爷爷端着白稀饭  
小毛孩左手右手肉包  
黄狗盯着主人手上的鸡脚  
白猫围着蒸鱼的蒸笼转圈圈  
这就是老家的气味  
暖色染上了乡村的气息  
火焰制成一碗乡愁  
又将早餐送到红砖瓦房别墅人家

## 佐坝的气味

老家后院，菜园果树杂作的味道  
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定制的调味料  
蜘蛛布下天罗地网，环绕的气息  
定格在后院的各个角落里  
后院的气味，在老家小镇  
掩藏了它自己的高贵  
梦想临近大地，只属于我的接地气  
凶煞之气消失在爷爷的锄头下  
奶奶把铁锹插进土地里  
翻动出来最新鲜的气息  
蚯蚓和虫子爬了出来，吃虫子的鸟儿  
不断的落下来，让老家生动不已

空气中，后院草木淡淡的气味  
飞鸟总会辨认出来  
它们在樟树上做窝，认爷爷做邻居  
守着枣树和琵琶树的粮库  
剿灭菜园子里的害虫  
就像奶奶守着的老房子  
曾经，我有一个飞翔的愿望  
带着出生地的气息飞走  
传承在老家的气味  
将乡风乡音传送到更远的高空  
现在我像候鸟，每年都回老家过春节  
看看樟树上爷爷奶奶的邻居

永世结缘了。怪不得周大炮笃信：“祖宗之法不可变”。周小炮拉着脑袋，苦笑着摇了摇头，开车直奔茶馆而去。

周小炮边开车边想，炮造成环境污染，炮知道。炮是一种文化，炮明白。炮能带来好运和福祉，炮懂得？

周小炮的手机又响了，电话那头周大炮问儿子茶馆开业的事，“您尽管放心，这里有我哩！炮是在镇上赵大叔开的炮店买的。不是水货，绝对货真价实，不会出现上次那样让人麻木扫兴的事。不过，茶馆开张，炮是买了，也放了。可能不光“打雷”，不“下雨”，放了一堆炮，只留下一片空壳，不会像之前的日杂店没开多久就关门大吉吧！”

“你光跟老子唱对台戏，回去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你。”周大炮用力关上了手机。



【行旅】

## 秋到塔畈(四章)

◆司舜

## 一杯笑声在一枚绿叶里漾开

在塔畈村，一杯笑声在一枚绿叶里漾开，这片叶子，夜里陪伴月色，晨起迎着朝霞，和野花、溪泉为邻，身后漫山遍野都是闪光的欣喜。

山还是山民一样的气质，稳重、可靠。一截树枝，手臂一样伸出友谊，给出它身上恰到好处的憨厚与质朴。

这时，我，还有一缕阳光，就像是一个点缀，刚好与秋天的塔畈一道成为一幅画卷。

塔畈村生长出很多神奇，山上几竿翠竹；窗下一丛小花；篱前一个生动的女人。

一条小河依然有一湾小小的荡漾，饱含对村庄无微不至的关怀；草木是那种无所顾忌的绿；风随意触动某个音符，都会惊起一只鸟雀的耳朵。在塔畈村，最美妙的姿势就是俯下身来，可以和一支断折的草茎交换姓名；也可以在磅礴的暮色里，成全自己卑微的忘情；还可以喊一嗓子风，风就抽打每一根肋骨；再看一眼庄稼，整个秋天就意味深长。

是风，把我们对美的见识提高到嗓子里，并被赋予口吐莲花的魔力。

## 彭河生出翅膀跑出山外

彭河流淌了几千年，为了与山谷般配，蜿蜒的身段尽量温柔、尽量缠绵。

阳光在河面铺开，有着丝绸一样的温存。

花草似乎都长满心思也饱含仙气，活得异常滋润，像是山里的孩童，你怎么看怎么喜欢。

一些花朵，当你叫出它们芬芳的名字时，还会安排更浓的芬芳一起绽放，它们不是含蓄，几乎都像是沉醉，它们没说一句话，也会应答者众。

彭河哗哗流淌，花朵模仿其中的澎湃，一朵比一朵俊俏漂亮，在自己爱慕自己的同时，在自己享受自己身位的同时，也让大地丰富多彩、意味无穷。

有的花朵不是羞涩，而是热烈，

生怕没有被看见，正在不断放出火焰。

你再看彭河，已经收集所有的白云和波浪，像是生出了翅膀，正在跑出自己，并跑出山外。

## 菖蒲将自己的美恰当地传递

山上都是故事，一座山头拉着另一座山头；山下也是，一丛菖蒲挨着另一丛菖蒲。

这么美好的地方，要放多少爱和云彩，才可以盛满人心。

忙着爱慕菖蒲的阳光，打扮好了自己。阳光总是恰到好处，从来不会烫坏所有的精彩，而是捧在手心，温柔地剪裁和呵护。

菖蒲将自己的美恰当地传递，大地点赞，天空也点赞，那是天地共同的审美。

尤其是一场雨后，菖蒲的色泽大于霞光，菖蒲的灿烂重于星辰。

灿烂就会生动，生动就衍生出更多生动，那是最美的真实。

秋风荡漾，风跟着风，像恋爱。

这时，每一行翠绿的蒲叶就长成了诗句。

## 每一座峰峦都是贵人

要来到水的源头来，要走走就流动的河谷走。

在板仓，每一座峰峦都是贵人。在板仓，所有的美好都在相互比喻，陡峭是对悬崖的比喻；峡谷是对鬼斧的比喻；瀑布是对神奇的比喻。

鸟鸣不只是声音，是礼物；响水也不只是奔腾，是盛宴。

天空与水交换着蔚蓝；风与阳光交换着美好。

我爱这样的相遇，我爱一枚叶子巧妙地处理自己的秘密。

我在一块石头上看到流水的笔迹，我感受到了脚步的声音，仿佛遥远的有人行走时传来的回声。

这山谷，太长了，拥有不为人知的隐秘也太多了。我爱不够，我只能用一路上他人一连串的命名去爱，然后用回忆去爱。

我从板仓归来，心中从此多出一座高高的峰峦和一道长长的山谷。



秋实 立新/摄

【美文】

## 初秋物语

◆李春林

秋风轻轻，可以在镜子里吼出来的影子都会写满时间的伤痕，水一样的深邃布满田野，雾一样的弥漫遮蔽了村庄的所有角落，山风一样自由的呓语正在追逐黄昏的清凉。

初秋的晨曦幽静，那些卑微的农事在纠结的期盼中，不断远离寂寥的幽云，等待已久的飞翔终于有了逃离村庄的方向，近观温柔的土地，似绸一样的诗意随处散漫。

秋风轻轻，天籁之音从低处的草木低微的记忆中悠悠而来，那是一种花前月下的影子，那是一次无法回避的江南烟雨，它们在内心深处的臆想中有了幽兰的远方，它们怀抱烟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燃烧，它们敬畏自然的态度决定了一种文字的格局，延续了一方失语的辽阔。

夜色中，秋虫憔悴的靡靡之音，即将抵达衰草的泥土。此时的村庄，到处荡漾着草木燃烧的幽香，那种蓝色的火焰没有谎言，有的只是朴素的预测，以及藏在菊花心中嫩绿的梦。

在村庄的某一个角落，在角落的每一个清晨，在寂寥如烟的每一个瞬间，一些细小的文字像花一

【小说】

## 放炮

◆王会光

去！危险！”他飞快冲到那里，挽回了不可思议的后果。重则出人命，轻则伤人。周小炮想起来太可怕了。

“小炮，想啥呢？”他回过神来，赵老大在问他的炮造好没有。经历了那一次放炮的惊吓，从此，周小炮对这类“热闹”之事是心有余悸。他与父亲对农村改革庆典诸多事宜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他主张农村办事，要响应政府号召，移风易俗，炮要少放最好不放，但周大炮不听劝。

这个问题儿子与老子谈不拢。周小炮把父亲的那份热心用在做公益上，村里这家难那家苦，孩子交不起学费，有人没钱看病，他尽力而为。十里八村都知道他，为人又低调，大家就叫他“小炮”。

他父亲大大咧咧，爽快耿直，喜欢热闹，性情中人。家里鸡下蛋、猪生崽、狗有儿、牛怀犊……他都要向村里人报告。以为是天大的喜事，恨不得放挂炮庆祝一番。因此，他有一个绰号，是远近闻名的“大炮”。

这时候，距开业的时点不多了。周小炮勉为其难地把炮装上车。总不能把父亲三令五申交待的事不办，落得不孝的骂名吧。

前两年家里开店放了那么多炮，今天开茶馆又要放这么多炮。每年家里大大小小的喜事都要放炮，还不包括逢年过节的。周家是与炮

周大炮在省城急得团团转，后天是他的茶馆经当地风水先生查的开业日子。他去省城看病，前些天排了队叫的号，专家把他全身查了个遍，准备明天回家。冤家路窄，早上医院宣布有个病人是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者，眼下他是回不去了。真倒霉，周大炮怨声载道，喋喋不休。

他把情况告诉了在家里的儿子周小炮，叮嘱茶馆开业放炮的事要做好。搞得热热闹闹，不要落了俗套。

父母难违，周小炮按周大炮的吩咐，有条不紊地张罗着。其实，周小炮对开业放炮与父亲有着不同的想法。

无利不起早，开业那天，周小炮头天晚上与开鞭炮店的赵老大约好明日一早去买炮叫他准备好，花炮和鞭炮要搭配齐全，免得到时候着急。赵老大叫周小炮把香烟灭了，带他进了店堂，边介绍边任他挑选。

前年，周小炮家的日杂店开业，周小炮记得也是这里买的，放了好多炮。既有家里买的，又有亲戚朋友恭贺的。农村结婚、老了

人、生孩子、上大学、进新屋、来客人、办酒席、店开张，乱七八糟都要放炮，已成习惯。

那天发生的一幕，周小炮记忆犹新。农村上了年纪身体好的老人，不像城里的在家闲不转，不是在地畈里就是到处转悠捣烂，而捡炮筒子是首选。

他们打听那家有喜事，肯定要放炮，就在那家门口等，然后把空筒子拿到收破烂的地方去兑几个零花钱。当日，一个花炮还没放完，可能是受潮或发射药的原因，有几发卡在筒里。旁边的几个老人等得不耐烦，不知道有危险上前要去抢。一场因放炮伤人的事故眼看就要发生，箭在弦上。

当时，周小炮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来不及阻拦，受本能的冲动歇斯底里吼道：“你们给我站住！站住！不要往前